



叢桂无詩集解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總說分作詩
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
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
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以東萊讀詩記
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叙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
桂堂故取以名其弱侯經籍志朱西亭後徑圖皆載此書而焦
氏以段昌武為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以未見此書者予
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所抄聞西亭晚
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陸氏元輔說載朱氏經義考乾隆四年
商邱宋筠錄于西坡之萬玉叢書七月廿二日雨中書

行在國子監



錄白



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
 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
 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遺其子姪來
 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
 詩記參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
 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
 其繕本校讎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鈺梓以廣
 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

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
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毀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
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
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尊伏候台
旨呈奉

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 兩浙路 福建路
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
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
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印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

行

丞

日給
程押關

司

業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徐紳

毛詩集解目錄

學詩總說

作詩之理

論詩總說

詩之世

詩之體

卷之一

周南 十一篇

關雎

寓詩之樂

詩之次

詩之派

葛覃

讀詩之法

詩之序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二

召南 十四篇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麋

何彼禮矣

騶虞

卷之三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四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五

衛國風十篇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六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七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揮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之八

齊國風 十一篇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九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十二篇

唐國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芣

卷之十一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二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三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之十四

曹國風四篇

蟋蟀

候人

鴉鳩

下泉

卷之十五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鸛鳴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六

小雅八十篇

小 鹿鳴

四 牡

皇 皇者華

常 棣

伐 木

天 保

采 薇

出 車

杖 杜

魚 麗

南 陔

白 華

華 黍

卷之十七

小 雅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 庚

崇 丘

由 儀

蓼 蕭

湛 露

彤 弓

菁 菁者莪

已上二十二篇為正小雅

六 月

采 芑

車 攻

吉 日

卷之十八

小 雅

鴻 鴈

庭 燎

沔 水

鶴 鳴

祈 父

白 駒

黃 鳥

我行其野

斯 干

無羊

卷之十九

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卷之二十

小雅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卷之二十一

小雅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卷之二十二

小雅

魚藻

苑柳

采芣

采芣

采芣

卷之二十三

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棫樸

皇矣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生民

鳧鷖

采芣

都人士

隰桑

采芣

何草不黃

大明

早麓

靈臺

采芣

采綠

白華

漸漸之石

緜

思齊

下武

既醉

公劉

洞酌

已上十八篇為正大雅

民勞

板

卷阿

卷之二十五

大雅

蕩

雲漢

韓奕

瞻仰

卷之二十六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烈文

我將

思文

卷之二十七

周頌

臣工

抑

崧高

江漢

召旻

維天之命

天作

時邁

桑柔

魚民

常武

維清

昊天有成命

執競

噫嘻

振鷺

豐年

雖

武

卷之二十八

周頌

閔予小子

小忠

絲衣

賚

卷之二十九

魯頌四篇

駟

閔宮

卷之三十

商頌五篇

那

長發

右三百五篇逸詩六篇

有瞽

載見

訪落

載芟

酌

般

有駟

烈祖

殷武

潛
有客

敬之

良耜

柏

泮水

玄鳥

毛詩集解目錄終

學詩總說

作詩之理

廬陵段昌武子武集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伊川程曰

思無邪者誠也○朱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

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

以盡蓋其義○故夫子言詩三百而惟此一言足

然察其本心則有所為而取焉夫安知其非邪哉

之取此非聖人何足以知若見其事如此便斷曰

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記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温温乎其和可知而其變風變雅之作雖愁困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所謂喜怒哀樂謝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之中節者於此可證謝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言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程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善如此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謝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於其中亦有君子情到意不處老泉蘇曰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然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然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

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
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誹讟而君
臣之情卒不忍去然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視
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
兄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
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
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
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
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

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陳曰天下之禍驕生於
有所恃而怨生於有所忌故公卿大夫士之勢易
驕而民之勢易怨嗚呼驕之禍其發速而小怨之
禍其發遲而大潰血之癰不如腹心之隱疾穴隙
之盜不如臣僕之竊伺天下之患惟夫伏於所不
敢而決裂於一旦之敢者不可為也夫民之禍始
於利害之敢謁而成於是非之不敢議惟聖人逆
知其窮困無聊之意不可以錮而折之已甚蘊怒
而不逞其勢將至於此也故節公卿大夫士以禮

而宣民之情以詩禮行乎嘿而詩達乎言嗚呼聖
人之所以維持乎君臣之道如此忿之舒也以哭
哀之盡也以嘯蓋闕於其中而泄於其外則不能
復留者人之情也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
天子諸侯朝廷之嚴后妃夫人衽席之秘匹夫匹
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詩而使天下之匹夫匹
婦皆得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
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訐顯譏
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

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况於敢叛是故湯
武之興其民忿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
離蓋其湮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
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
秦秦亡而後快故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
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
大而詩之所以維持君臣之道之功深也。蘇曰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
譏刺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

於政化小極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紬辭涵
 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情性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
 至也言語不通嗜慾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
 亦大異矣聽其言也不能違焉此足以見其心之
 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呂陳之官師金石震蕩節
 奏繁興羽旄干戚弦匏簫管被服衮黼拜起揖遜
 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祇祖考相其
 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橫暢旁浹充塞宇
 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之治為
 最詳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之能為詩蓋詩
 之道至於周而後備也

寓詩之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

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

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者。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

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徹帥學士

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

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

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其為典者自卿大夫師瞽

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

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

猶在是謂淫過凶慢。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

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

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

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樂言詩集

巢采繁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
 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豳首以射射義曰天
 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豳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魯孫侯氏四正具舉大
 夫君子比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
 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豳首逸
 魯孫侯代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
 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
 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
 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
 以既使臣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使臣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之使臣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周度詢不拜教於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

論語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

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師摯之始關雎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
 其亂。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
 者。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
 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
 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
 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
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
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
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
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
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
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左傳吳公子札
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注曰淫聲放蕩
無所畏忌故曰
主自節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注云熙熙
和樂之聲曲而有

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
 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注云頌
有殷魯
故曰盛德
之所同也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史記詩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張
 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

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歌者使

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書其近

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

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

庚由儀崇丘南陔白

華華黍騶虞七篇

程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

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

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虞之君曰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

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

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

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

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

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

能興起也。又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

有與點也者吟詠性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

易曉而諷詠之氣象。朱曰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

人心故誦而習之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可

使人心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謝曰

詩吟詠性情性善感發人之正無所底滯則闕理自明

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所競故可以羣優張

游不迫雖然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

曰詩所以起學者之善意古之君臣父子賓主朋

友之間無不用詩歌詠言語皆用詩之言蓋用已

之言不若有所警考用他人之言信也戴曰古者

聘問燕饗之間皆有歌詠所謂歌者有二有歌人

之詩如子貢聞聲歌各有且春秋卿大夫歌詩之

類是也有自歌其詩如虞庭君臣之歌與夫子道

遙曳杖之歌之類是也歌必有和在春秋謂之答

賦在虞庭謂之賡歌論語載子於是日哭則不謝

歌則是夫子於平居無事之時亦不廢於歌也。謝

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

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

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

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昌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

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

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話只轉却一兩字點撥

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張曰求詩患泥文如然

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選不作人德音不

瑕之類不可辭害意君子至止樂只君子止只

何必拘楊曰學詩者不在言語張曰求詩者貴

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

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

學詩息說

十一

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張曰

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

以廣愈艱險則愈淺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

義理存乎其中矣○又曰詩全是人之情須先得

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此書皆然大抵聖人語

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程曰凡看書各有門

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歐陽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

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

抱焚餘殘脫之經張張然於去聖人千百載後不

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

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

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

訾也樓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為通經

以一文公大儒也其書所引著者皆曲為說以通之

韓文公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依始有以開百世之惑

守其說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探各

論詩總說

詩之世

入之其說更不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公實自歐陽氏發之

著其說更不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公實自歐陽氏發之

其說更不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公實自歐陽氏發之

孔曰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情性情之生斯乃
 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元鶴
 蒼鷺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
 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吟歌呼縱令
 土鼓鞀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
 作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
 樂容或無詩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
 此據後世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

又曰六藝論云唐虞始造今詩之初非謳
 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起自大庭時矣又曰周
 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暇復
 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
 錄之曹曰詩之作自生民以來則然非特周也太
 衢之民諶夫子以去古悠遠略之可也至於有虞
 之歌九德臯陶之賡頌言夏五子之述戒商麥秀
 之興悲固已載於簡冊習誦於當時而流傳於後
 世矣然亦不錄於此而專以周詩為斷班孟聖曰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商下取魯文中之子曰仲尼三
 百始終於周二子始親見聖人之意矣六經惟書
 載二帝三王之文下逮魯秦之誓是為最備於易
 則獨取周之六十四卦而遺連山歸藏於禮則獨
 取周之六官而遺虞夏商之制於春秋則獨取周
 王之法舒元於魯而示褒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

郁予文武吾後周詩亦猶是也。以四始為原，以六義為教，以六德為本，以六律為音，詩道至此大成。且又采之有官，陳之有職，納之有制，風俗之美，思政教之興衰，於此皆可考而知焉。故夫子獨備一法，得之始，終於周，歟。成王太平之後，其美小異於前，故頌聲止，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蘇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此，何而下皆多春秋時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魯獨無風，而有頌也。春秋之際，大畧國皆有變風，宋之鄭六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前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所以禮之也。余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所以禮之也。

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雖曹檜之小，即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即宋魯之禮，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威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威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統於用，夷且借周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孔子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

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
 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歐陽曰遷說然也
 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
 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
 篇刪去也或篇刪其
 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
 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
 錦尚絺文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夫
 惡其盡飾之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
 能秉國成不以能之一字為
 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
 意之害故自刪其字也

詩之次

歐陽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

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

於魯其次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

豳王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孔曰鄭譜以鄭因魏

檜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孔曰儀禮鄉飲酒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繁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惟采蘋越草蟲
 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比次又左傳及國語稱
 魯叔孫穆子聘于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繇又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
 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
 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
 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頌曹曰昔服虔
 嘗謂季札觀
 樂時雅頌猶未定也而曰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
 據孔子已定後錄耳世儒因此遂謂左氏書成於

後人其論樂皆因孔子既定詩後據以為序若然
 則頌亦當與今之序合矣然其不同乃如此則服
 虔之說亦未可據也且儀禮乃周公舊章其序論
 鄉飲酒燕射之詩亦豈據夫子已定後錄之乎
 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
 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六詩
 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夫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
 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
 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
 用為常樂耳曹曰在齊詩固自先
 采蘋而後草蟲矣又曰編次先後
 舊無明說去聖愈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

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
 鄭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
 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為序則鷄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蘇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小大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也蓋博者失之矣
 何也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

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而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邠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

其名得於衛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

其首亂也董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尚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慎其不

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諸侯之

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強不知有王則天理絕矣聖人懼焉故次以王刑

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

雖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

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

王風序衛下。黃曰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

上而乃降王而國風之子蓋黍離之降自周大師

采詩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固天下之正先王

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

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

列國故次以鄭段曰鄭首叛也齊首霸也是皆王

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亂則入於禽獸

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

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

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

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

而謂之唐所以見意也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

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

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本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
 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
 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黃曰風變
 何待故以陳而夷不亡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俗所厚
 曹之亡國繼之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
 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
 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
 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

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

次之於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

未宜哉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

黃曰極於下泉之思治而繼以幽周家之先由是

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

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孔曰幽者周

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

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序也

孔曰雅見積漸之義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

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風天下其終也

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

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

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曰魯以

子之禮樂故借天子美詩之名稱為頌非周頌之

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以先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葉

曰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

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

幽兼有風雅之制以為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

政事以為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

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又曰是時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必記自衛反魯者夫子之終事也季札

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則鹿鳴之諸詩不與

以大雅為文王之德則民勞之諸詩不與王通以

季子為不知樂非也蓋季子之所聞者小雅皆變

雅大雅皆正雅耳此雅之見於魯者楚莊王言武

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又言其三曰

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

賚為第六蓋以所作為先後此頌之見於楚者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興廢而以其所陳者為大小美功德之形容而以其可告者為先後夫子刪詩之序也故以關雎為風始以鹿鳴為小雅始以文王為大雅始以清廟為頌始而附之以魯與商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則樂之正自是矣。唐曰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微而詩之將亡也。陳曰別之以尊卑之禮故魯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之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於魯。又曰周南之詩繫於周公召南之詩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待聖人而後成歟至於風之終亦繫之以豳雅之終亦繼之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歟

詩之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張曰關雎之小序是國史所紀自詩者志之所之以下是夫

子論詩因列于首章之序故其終亦以述關雎之

義焉此則通謂之大序黃曰程氏以大序為仲尼

其言辭重復前後失倫又似非仲尼所作也意者

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子夏

曰小序首句國史之言而舊通大序首與諸推而廣之

夫漢儒之說或參其間焉程曰國史得詩必載

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首句是已其下皆說

詩者之辭呂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

說詩者之辭也。蘇曰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

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大師推其所作之義相授

於作詩之時。曹曰詩之作者主文而譎諫為其不

可以正言之也若使作詩之人自著其刺譏之意

謂其人有其惡如指齊襄烏獸之行彰衛頑中糞

鮮不貽怒。程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如白華

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

載之只見詩中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蘇曰詩序誠出於

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

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難欲

而已見詩有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為至如載馳稱作詩者謚字絲衣引高子靈星以證其美勝也勤而無怨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又曰文王之時江沔有孺子伯翳不以其勝備數滕遇勞而無怨孺亦自悔也如有孺子伯翳不以其勝備數滕遇勞而無怨孺亦自悔也如式微黎侯寓於衛其日勸以歸也而旌立曰責衛伯翳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復如人作明矣釋文舊說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非一人作明矣

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王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如江有汜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得而知

况子夏哉。程曰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亦未真知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孔門固嘗因言詩而得廢矣。曰起予者高也。則漢世信其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何哉。曹曰高子與益子同時去子夏已百餘年而絲衣乃引高子之說以冠序。知非出於子夏也。

後漢書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曹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

行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
 自合為一篇毛公始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
 前其傳甚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
 多以篇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所推說云云者
 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孔曰漢初為傳訓者皆
 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
 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
 三十卷是毛為訓詁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
 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

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

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程曰鄭元謂詩之

毛公分冠元之在漢蓋親見也此語可信范曄蓋明

言衛宏所序毛傳耳蓋毛氏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

序則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也。東萊曰說

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

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後有毛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

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右妃說樂

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且淫其色然則關雎之

義皆以配為毛傳止曰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鳩之

巢未嘗言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乃毛公所不

詩經

卷之

巢之見此語傳如鳴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
 公巢果以比夫考人坐鳩鳩之情性非有婦德者殆無以
 鵲巢也若又考鳩鳩之情性非有婦德者殆無以
 堪此意但其素絲五紵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曹
 包此意但皮夫素絲五紵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曹
 曰羔羊之制大焉直德如羔羊且其食已而序云
 不共其制大焉直德如羔羊且其食已而序云
 在位皆節儉正意也維鵲有巢以退食為節儉其
 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以退食為節儉其
 謂鳩不自為巢居鵲之配為君位偕老副笄而已而序云
 云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為君位偕老副笄而已而序云
 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之德服飾之盛且與君子偕老則與傳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且與君子偕老則與傳
 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公與君位偕老則與傳
 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各記其師說至宏而託如
 之夏其後門人增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託如
 以遂著之復增公或殆非成於一人之說至宏而託如
 以遂著之復增公或殆非成於一人之說至宏而託如

曹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
 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
 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畧至康成時
 則加詳矣何言知之且學有緝熙光明者爾雅曰
 光也康成則以言知之且學有緝熙光明者爾雅曰
 緝熙也康成則以言知之且學有緝熙光明者爾雅曰
 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猶言發也而爾雅曰豈
 振自也康成則以言知之且學有緝熙光明者爾雅曰豈
 爾雅使爾雅成則以言知之且學有緝熙光明者爾雅曰豈
 帝元始四年王莽始徵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自
 出於毛公後矣○葉曰世人之疑詩序非宏所能為
 此說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為
 誦師說而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不能取諸
 書之義者而說之者有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
 雜取諸書所說而不可不重論也詩有六義一曲宛轉
 而成其義者不可不重論也詩有六義一曲宛轉附經
 賦比興五曰雅六曰頌其義者不可不重論也詩有六義
 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周
 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周

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將兵而禦於竟陳其
 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散而歸高克奔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至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
 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
 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載
 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
 馳之詩許穆夫也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辭又曰
 懿公為狄人滅也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辭又曰
 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善辭美意併
 錄而之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辭又曰
 互見也驕虞之詩先言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
 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厚仁及時草木然後
 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者養老乞言此又吾
 所謂委曲究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
 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

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以後
 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程曰周自文武以後
 魯自哀定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之或指
 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察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
 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論意也凡左
 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事如見首二書
 之所不言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歷事詞順暢旨意
 未有一詩能指其世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
 所起非親生作詩之目擊賦詩之有自錄矣
 定而不疑也然則續序之為宏作貢宏所錄矣

詩之體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

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

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

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諸儒乃有句稱風雅

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

魯頌不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美僖公之事非

告神之歌也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不

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

耳之分也矣之類本取之以為辭雖在句下不以

為韻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

其實七分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

字以當聲韻者是寃是圖曹其然乎其虛其徐既

亟只且之類是也。張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

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詩者知如何為

弄如何為引

詩之派

前漢志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存者以其在諷誦不

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儒林傳申公

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曹曰申公而

詩口說訓詁未嘗立傳以訓詁相授是為魯詩而

齊轅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也燕韓生嬰燕人也

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

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間殊然歸一也

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

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

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

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

詩左氏春秋博士○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

文曰平帝時毛詩始立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孔曰鄭詩

譜曰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

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

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

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為萇也陸璣疏子夏傳魯

人李冠李冠傳魯人孟仲子禘子傳趙人孫卿孫

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

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

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

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

詩言

三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教教授九江陳俠

陸璣疏云陳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眾

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

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

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毛鄭王隋

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

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讀既異義亦不同以

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

關雉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

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讀既異義亦不同以

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

關雉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

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讀既異義亦不同以

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

毛詩總說

三

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傳
 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
 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
 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正且左氏
 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
 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
 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
 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
 可知也

學詩總說

毛詩集解卷第一

國風

朱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
 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
 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
 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
 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亦領在樂官以時存

肆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周南召南說附

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

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房中者后妃夫人侍御於

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耳孔曰王肅云自關雎

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鄭詩譜曰周

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

縣孔曰縣言大王遷於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

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召在岐山

之陽扶風雍縣其南有召亭○朱曰岐山在鳳翔

山岐縣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

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商王帝

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兼治

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朱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孔曰據禹貢州

豫徐揚歸文王其奠青兗屬紂九文王作邑于豐

州而已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

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

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曰春秋時周

都受采存本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釋云此關雎小序也。程曰詩言后妃夫人者非

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

古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事繫其後味

周公取以為首篇以教後世凡為后妃者其德皆

當如是也故序者不言美大如而特言后妃之德

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

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

家一也故鄉黨至于邦國皆用之自朝廷至于

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段曰富貴足欲之餘其情易

可無以游其心而玩其情也為之謳吟以宣暢之

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

之也。孔子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

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曹曰此六詩本王后國君

夫人在此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於合樂焉至于鄉射

之禮不歌不笙不間而猶用此六詩合樂見其為

風化之本每事不可得而略也。黃曰鄉大夫與

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而何足以盡之文王后妃

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

大用之則大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而被其風化

大計然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得而用

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用

而僭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

此二詩為周公所作者盖有三說其序曰后妃之

德曰夫人之德皆言德如是乃可以配一也儀禮

鄉飲酒凡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獨首此二詩

意亦可見二也周南以關雎興召南以鵲巢比其

所取類亦相似然三也故程子謂為此詩者其周

公乎盖亦有取於此耳至其所取關雎之義則是

誠不可易者以此知其為周公所作無疑也故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之義也德如鳴鳩乃可以

配鵲巢之義也夫刑家之道雖自於己而其所配

必謹其擇是盖吉凶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

身正夫婦而為齊家之本也自古始之不謹而貽

禍敗者可勝計哉故大明之詩其叙大任初嫁于周之事為特詳焉然則關雎鵲巢之首二南周公之意深矣若夫自葛覃而下則有當時為大如而作者其稱后妃則周公追稱之以為為后妃者要當如是也采蘋之不失職則亦當文王之時諸侯之國有是詩周公取而列之以為為諸侯夫人者要當如是也以至采蘋草蟲而下皆然推此意觀之大略可見矣。朱曰此詩雖美大如而寔以深見文王之德。魯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

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鄭曰沈重曰上風是國風下風是鼓動之風朱曰二義以象言則曰教孔曰風諷也王者施化先諷諭風以事言則曰教

以動之民漸開悟乃明教命以化之曹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

以動之仁聲也教以化之善教也風王曰風之於

萬物方其鼓舞搖蕩之而已是所謂動之也及其

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折乃所謂化之也始乎

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黃曰動者興起其善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曰上言用詩以化天下此又解作詩所由。朱

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

段曰素有所主之謂志適有所觸之謂情曰在日

動志氣之狀可想矣。葉曰寬閑平易之時必習

而為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而為侮

笑戲狎之情蓋情非其志矣古之為詩者求以治

者求以亂之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七情形見永

長也。孔曰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

如是而後得舒其心腹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

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

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段曰樂至于舞而成樂書

子曰而人舞與居終焉豈終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

盡其心術為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

還是發言為詩上辯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

重其文也黃曰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沿流

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其所以言此段曰情亦

有淺深凱風小弁皆情之深賦比多出於志興多

動於情蓋言之不足而後嗟歎歎不足而後永

歌永歌不足而後舞蹈皆有序而不遽是可觀其

發之中節矣夫情之發而中節也殆以其主宰於

心故耳故五峯胡曰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

動心妙性情之德大序首著在心之為志而後以

情動之說繼之亦此意歟志之於心所以主是心

也心以其所為主無所不統志以其所主而有所

統也動而不和發而陵節樂而淫哀而傷愛而不

知其惡則喜其人及其徒昏憎而不知其善則惡

其人及於屋上之為心失所宰志不御氣蕩然聽

血氣之偏徇而所發皆非性之理情之節也記曰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體也。程曰有節故有

餘止乎禮義者節也今夫飲以節者能飲而極飲

者常至于不能飲行以節者能行而過行者常至
於不能行情而無所節也則畢其氣於一喜一怒
而極矣。段曰言而嗟歎歎而永歌永歌而舞
蹈舞蹈而至於不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故曰樂主其盈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曰鄭樂記注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樂書曰
言情動又言情發益動則喜怒哀樂欲發之初猶

在中也發則發而中節矣動不足以言之。孔曰
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未有宮商之調
也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節奏清濁高
下使五聲為曲是之為音此音被之管絃乃名為

樂朱曰聲不止于言凡嗟歎永歌者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
情之所感不同則音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
之所成或亦異矣

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樂書樂記曰先王本之情

心而性義其音徵者情樂而性仁其音商者
情而性智其音宮者情恐而性信蓋樂者根
悲而性智其音宮者情恐而性信蓋樂者根
之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張

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孔曰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為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左傳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樂書樂記曰宮生于黃鐘之九寸寸而其聲賤以疾商生于太簇之八寸而其聲散以虛角生于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而姑洗之七寸而其聲防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而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而無清濁之常華木一八音而無清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所八音而無清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

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段曰記欲其變傳惡其將以成人心之謂也。鍾聲之鏗也石聲之何也。絲聲之哀竹聲之濫而鼓聲之聲也。若其專一誰能聽之抑使聽者隨所感而偏矣。非所以養人之心也。和也。先王之為樂也。合生氣之和道常之行剛也。而不怒柔也。而不懼。陽不散而陰不密。廣不容。嘉狹不思。欲也。夫然後條暢乎順。可以得數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陰陽清濁相終文武相為始末。曲直繁瘠廉肉相為呂節。凡所以成此和也。故夫子謂之中。和之紀。而子夏名之曰和正也。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也。○陳曰此言人之真情不可掩也。此情感於和則其音必舒夷。嘽緩粹美而不切。此情感於乖則其音必堙鬱。蘊結憤怫而

不平此情迫於亡則其音必趨數艱苦悲愴而無

聊段曰怨則猶有望于上也所謂親之過大而不自

矣。孔曰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王曰治亂言世

言者亡國也絕孔曰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見

於聲矯亦可識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惟

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喙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若徒取言辭而不達音聲

則楚茨大田之刺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

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以楚茨為刺

過之雅大師曉其情於聲音之中也黃曰孔穎達

止也婦子寧止安之至也厭下夜飲不醉無歸樂之

也取彼譜人投界射虎怒之甚也此謂亂世之音

也我如篤也此謂亡國之音予以為是固然矣亦

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達其聲音

則如大田楚茨瞻彼洛矣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

言先王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蘇曰愚嘗怪

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極稱道文武成康

為盛德及其終篇又武成康之盛者蓋察其辭其

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繫之幽厲而無疑也

曰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

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作樂以為之節是王者
采民情制禮樂之義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
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何以異也段曰音之由人
以發於外者也感而後應也制樂以為人心之節
也制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應復為感也感於心
之哀也而嘯以殺感於心之散粗以厲則是以聲
於此心之喜怒也而嘯殺之音作而民以憂嘽緩
應者皆由於於所感也厲之音作而民以剛毅也則
之音作而民以樂粗也嘯殺之音作而民以剛毅也則
謂之音之由心之所感者又將以為應也情發於
教以化之由此心之所感者而發於外也風以動之
之盛也其人亦已正矣而所以養其中也先王
備後世之衰也人心已固已非古而所以養其中也
外者抑又不正也古也交相養而今則交相病也諸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曰此又言詩之功也。朱曰事有得失詩因其
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
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
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八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
之所及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神會志壹
則動氣理之必然也段曰天地人此一氣之流
天地之氣可動也。李曰天下也故人之正體鬼神
天地之妙用。陳曰此只是至誠之道寓於詩故
如地詩人以此而作詩天地鬼神亦以此而感動
匹夫匹婦一念真積端拜而湧泉悲憤而赤旱彼

獨何為而然耶天下通一氣耳聚而為一元判為天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神著為隱顯皆是一精氣為陳曰合千萬人之情而出於一人之言此天

理也非私欲也合天理則天地從之鬼神順之而

况於人乎黃曰人與天地鬼神皆同此心則孔曰

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曰公羊

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曰此言用詩之事。朱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

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陳曰經者經制也女

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

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

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

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導夫婦之常而成父

子君臣之道也又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故經夫婦所以成孝敬也

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段曰萬法萬化

皆自人倫始人倫薄段曰有情性則有形體保形

體亦可以順情性正內外別男女經夫婦所謂形

體也孝敬成乎其中所謂性情也美教化移風俗

權不在物我寔操之如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雖非有意必以為之而主宰於中必有事焉

故詩有六義為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張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鄭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

陳善惡程曰鋪陳其事如齊侯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黃曰比者託物而喻興者因物而感必合同如關雎是也。釋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

盡故題曰興。程曰直比之如蛾眉瓠犀溫其如玉類是也。因物起興如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鼠衡門之類是也。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事類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黃曰雨其濛濛然以歡者之心悽然以悲觀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歡謂興之味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

全不言其事者興亦有兩例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

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又曰然比興之中蟲斯專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也。東萊曰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

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興之
兼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
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
偶聞雷而有感於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而求
也程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彛好是懿德是也張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
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抑揚詩譜曰頌之言容

李曰雅者正言之也初無所抑揚此頌字顏師古注云
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呂曰頌者稱美之辭

也無所孔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
諷議

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亦

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同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

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

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則賦比興是詩

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是故同稱

為義朱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

風則十五國風雅頌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

則所以製作者風雅頌之體也故大師之教國子必

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

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
序以其篇次風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程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

也新安程曰此六者特釋其義而非以命其名也
 也如以為體則夫賦比興三者今乃無一詩行於
 世豈夫子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
 盡刪之乎
 七月二章云是幽風六章云是幽雅卒章云是幽
 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呂曰詩舉有北六義得
 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雅得
 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之體多者為頌也。唐曰
 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
 孔通周南已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諉今變風猶
 有頌采繁賦之屬也。蓋斯比之屬也。關雅興之屬
 也有賦比興以為風亦有以為雅頌一篇而一義
 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師所
 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曹曰周官大師所
 教六詩亦各以其義為名至分為四始然後
 風雅頌各異其體而賦比興存乎中者隱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孔曰言上下皆用此義。張曰上以風化下下以
 風刺上此總言風之所以名也風自上以被於下
 風之正也下推其本而反之於上風之變也。朱
 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
 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
 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在下之人又歌
 詠其詩之美惡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
 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

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楊曰詩尚
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
諫而涉於謗毀聞者怒之何補之有。曹曰上以
風化下若燕禮鄉飲酒用之於鄉人邦國者所以
廣風化於天下也不獨風也亦有雅詩焉下以風
刺上若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所以規正君上
之失也然皆主文而譎諫是雅詩亦有風之義故
皆曰風。王曰有巽而入之之道焉故曰風。張
曰下之刺上主於文而譎諫而至其甚則有至於

直指而不止於譎諫此變之中又變焉者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鄭詩譜序文武風有周南召南朱曰二十五篇為正風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朱曰自鹿鳴而至菁者莪二十

十八篇為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

興焉孔曰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

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謂徹者歌

也雅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

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朱曰卯至幽十二國為變

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

康昭以後所作。孔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

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

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日憂微辱所殺變雅

始于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

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止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黃曰道者所繇適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今

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由是禮義廢而不行

政教失所錯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自為政諸侯

不能統卿大夫故家自為俗也。孔曰王道衰諸

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

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

國有美刺之別也東萊曰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

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蘇曰衛

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耳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

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

年至於文武風俗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

康以來周室不兢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

其蓄之也亦厚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

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

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鄭曰二南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借號棄其詩夷狄之也。朱曰正變之說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葉曰正變之說吾嘗讀穀梁書而諸侯盟于首止穀梁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變常而終合于正也風雅之正變亦如是耳河廣之詩

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歎往之心如穀則異室死然而有舍之男女之情如此其至也然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則同穴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不敢為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不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鏡情之至而行之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不正往畏之而不取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曰也後世尊經大過遂以己意揣之吾從而辟之稱之彼將曰淇奧縹衣在鄭為美在天則異政故亦謂之變吾又從而辟之曰二南之詩文王之詩也當是時紂在上亦可謂之異政矣論之故也吾可也彼將曰此周詩也亦可謂之異政矣論之故也吾無羊大而辟之曰淇奧縹衣信異政矣論之故也吾為異政而謂之變雅彼將曰六月中興之盛也何得則為善繼文武則為不足矣臣如周公君從成王可謂不足繼又武誠不足矣臣如周公君從成王可謂不足

歟而風何得謂之變彼將曰以其遭變故也吾又
 從而辟之曰周公遭管蔡故七月為變風常棣之
 詩閔管蔡之失道也何得謂之正雅反覆數四而
 諸家之說窮矣蓋正變之說不出於夫子而詩之
 次序皆以先後為序又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
 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
 繼宣王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
 者但見宣繼厲之後遂併以宣為變不知先後之
 序自當繼厲之後遂併以宣為變不知先後之儒
 爾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孔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
 也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

國史者鄭云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

曹曰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
說者云志記也邦國之志若春秋傳所謂周志
是也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
也是內外文籍國史皆掌之矣古者天子有采詩
之官其行守也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
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至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國史
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因
革得失繫王曰發於聲而非言之謂吟形於言而
然可見矣
 永歌之謂詠或曰教化或曰政教或曰刑政何也
 教化本也刑政末也至於王道衰則其本先亡矣
 故不足於教化而後言政教不足於政教而後言

刑政苛則其末亦有所不足此其所以可哀也。朱曰人倫廢刑政苛詩之所刺不越乎此國史采而得之哀傷其然於是吟詠紉繹其情性之所發而節文之以授樂官使時而聽之以風其上此非連於當時之變故而不忘乎厥初之舊俗者有所不能也。曹曰詩之言皆本於性情之自然而吟詠之舊俗則思古者禮義之俗不能忘然則變風之發乎情性故也止乎禮義則以懷其舊俗故也。陳曰由是言之則詩雖出於國人而國史採詩之時已有所去取矣國史去取於當時孔子刪之於

後世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張曰民之性其始亦豈有不善惟夫情之過而血氣亂之於是乎失情性之正矣禮義則是情之發而能不失乎性之則此先王之澤淪浹於人心者猶在故也。黃曰蟋蟀園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乃曰永矢弗諼蓋有馳畝不忘君之意泉永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者於此可見知發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王曰上言變風變雅而此獨言變風何也雅雖已變

天子猶有政焉專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朱曰正風雅頌則不可以情言皆天理之本也亦不可但言止乎禮義而已乃禮義所由出也。段曰序詩者必於變風言情性其聖人於利正言性情之義也何也春之溫夏之薰而萬物生長於吹噓披拂之中者宜也溫且薰者變而為凜冽矣而敷榮之機終不可息於剝落彫謝之餘是真可以觀生生不息之本性也性之固以其心之存也大序首著一語即云在心為志則其所以繫情性者可想矣故惟變風可以驗先王之澤惟禮義之廢可以信禮義之止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王曰風之本出於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朱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孔曰風者以其所言之狹也雅者以其所言之廣也。陳曰風

詩多出於小夫賤隸皆以其風俗厚薄推本而歸
 之一人之善惡也雅詩多出於公卿大夫皆以其
 朝廷臧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風由下以
 觀上雅由上以知下。葉曰聞之鄭樵土風之詩
 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祀頌之詩謂之頌
 風出於土風則今之歌謠是也或作於有位或作
 於委巷匹婦賤隸意雖遠而辭則淺近亦各從其
 本國之舊耳如竹竿釣謂之雅則今之歌行古風
 之類是也其為辭也文又非委巷可能矣故謂之

雅頌則今之樂章也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用頌
 言褻語以示有所尊故謂之頌。朱曰小雅言政
 之一事大雅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

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體繫焉黃曰有國

小雅有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所
 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所成也如小雅言文武
 治內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
 雅言成王興賢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福祿
 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
 言建國親侯周室中興推而至于變雅亦然小雅
 也刺幽王時言刺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
 列于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而列于大雅蓋幽
 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也宣王之善小其大者

如是而已所謂大雅者積小雅而成故小雅之末
 有疑於大雅○唐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
 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
 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
 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况於雅乎洛邑之
 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
 秋可以無作奈何朱曰玩其辭氣之遠近考其制
 變而遂至於亡也
 度之廣狹疑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
 以其聲而繫之歟孔曰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
 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若雅頌則總合四方之
 風而制是正聲以道之故有大雅小雅之音王政
 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變
 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
 事之小大也○又曰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
 曰什一行而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

聲譜云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記云人
 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
 別其詩各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曰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商頌雖是祭其先王迹
 其生時之功正是沒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
 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公德絕如變風之美者耳程
 曰季札所觀之詩獨無商魯二頌意僖雖有頌未
 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雅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盡
 並得之賴夫子鳩集刪次乃為今唐曰德盛者非
 詩則札之觀樂於魯其不見且也
 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

段曰頌鋪張揚厲故曰美盛德之形容若究極盛德之微妙其辭簡而深若書之精一執中之文是也夫言各陳曰古人之功須從德中來故夫成功有體也

者盛德之容貌無德以本之而徒功之務身死未幾天下之公論起矣若齊威是也是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也。又曰齊威非無功也而功與身俱泯何也功不出於德也觀詩人頌先王之功不以一時為計而以萬世為心不以吾身為決而以子孫為證深矣哉

段曰古人言功必以德德成言有盛德者必有成功苟不至於盛則功不可以迹所以熄也利用安身以至於窮神知化而後可

以言盛德造端乎夫婦以至於天地之位為萬物育焉而後可以言成功者盛德之著頌美盛德之形容以關睢之功告於神明凡著於成者皆盛德之形容以其成於天地之間根諸心以推諸四體耳。黃曰嘗充塞於天地之間與自昔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著觀唐元結頌中興自昔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著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其誰且為夫言古帝王則曰盛德二字蓋有深意吾是

以知頌之不可苟作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曰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

於此乎邵子曰刪後無詩蓋為此也。曹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也。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德至故其詩不可以復加。陳曰一雅也有小大則安得別為二始乎意者即下文所謂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四詩也。蓋四時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之始詩之功用盡在是也。李曰詩序既為諸儒附益以足成其書則後之觀詩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義非如他經之文曰故曰至于曰是以曰

然則曰是謂皆是連上文之辭也。段曰由關雎以至於頌聲作塞乎天地之功用皆始於此豈非詩之至于乎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鄭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於江漢之域也。張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邵漢汝墳是也。北則皆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

而東。曹曰：按禹貢岐山，豐水皆在雍州之域。考諸漢志，則郿在聚縣，唐為京兆武功縣，在栒邑。唐為豳縣，岐在豳州，岐山縣程在安陵。豐水在鄠縣，並屬右扶風郡。鄠在唐屬京兆郡。雍州也，京兆杜陵，即豐邑也。然則自大王以來，累世遷徙，皆由北稍向於東，以至於定洛邑，遂有東周之號，正為此也。今乃言化自北而南，緣文王居豐，岐之初，其西則拒我狄東，迫紂都，其化由岐周而為南行耳。則蘇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皆在岐山之陽也。陽南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為其國者，皆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皆屬之召公。大雅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

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之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朱曰：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為房中之樂，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

以繫於天子也陳曰江漢汝墳為岐東之地當時

為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為岐西之

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為伯而得

其詩以貢於南○黃曰周大師編詩之時以為文王

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詩繫之文王則不可

段曰王不待大文王固有王者之風矣不繫之文

然必託之周公者以其無欲王之之心也王則無所繫適時二公在陝而因以二南繫之焉

予謂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

在二公既分陝之後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孔曰諸

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陳曰周

周之地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者蓋宗周未遷大

故也○姜曰周南之地實居岐西其東則鎬京在

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有王者

之風而本諸右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

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邦域之間大王

季之蘇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專掌其國

政而為諸侯故曰先王之詩其稱召公是聽南

風而詩述夫入之德與周公佐文王事體不同○

詩集解卷一

三

之人思先王與文王之德而依詩焉周南之地又
王居之其化出於文王之躬行鼓舞動盪然大
變有不知其所以然故其詩為王者之風而繫之
周公召南之地大王季實居之積德累仁馴致
其道數世而後著故其詩為諸侯公朱曰關雎麟趾
之風先王之所以教而繫之召公
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蒙化以
成德也召南之德即周南之化所成故曰先王之
所以教先王謂文王也程子曰周南召南其猶乾
坤乎愚嘗推其說曰乾始萬物非坤無以代其終
坤終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為萬物之
所從出而無所不統周南之化似之坤元雖生萬
物而所以生之者乃順承天意而已召南之德似
之此程子之意也而楊亦曰王者諸侯之風相須
以為治蓋一體也。唐曰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
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王者諸
侯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
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
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
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况
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

頌進一形不頌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
 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為詩之
 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
 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
 魚麗是也段曰二南之詩編次頗似相對不但關
 賦之與鵲巢麟趾之與騶虞也漢廣者
 行露之成桃李者標梅之成也汝墳者草蟲之成
 也均之為聖人之化而淺深若殊焉意者變商
 為周而革而固豹變之兆歟故召南詳及獄訟法
 度職守之事而周南惟曰道曰德曰化曰心與志
 其亦可以文王之詩而不繫之雅何也是皆作於
 觀矣文王之時者也故不繫之雅雅詩皆周公當天

平一之後取文武之事被之詩歌因事而用之也
 何彼襍矣雖武王時詩然乃下嫁諸侯之國雖列
 之風可也。段曰正風由諸侯而升於雅變雅乃
 有自王者而降於風世道亦可觀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曰垂者之政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
 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作而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亦何所因而立哉基
 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謂有關雝麟趾之

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謂是歟張曰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有正牆面而立嘗深思此言誠是不後此

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

此故須從王曰於風言始則知雅頌之為終於風言

也王化之基則知雅為王政之興而頌為王功之成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程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

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

也呂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

傷善之心關雎思而已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

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

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

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

淑女以為配黃曰豈可以衆淫其色乃男子之事

此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程曰此不難

看數過即可見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依關雎之意義如此夫文王之躬行自足以成二
 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助其內治者其文
 王之化且有不足乎天下之治未有不齊家
 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文王之盛
 德所以樂之歟又曰周人但有躬儉節用之美此詩
 人所以樂之歟又曰周人但有躬儉節用之美此詩
 曰夏曰哀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也樂王曰先言
 樂後言哀思者惟其以得淑女為樂故其求之而
 不得則哀思也。朱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
 之理毫釐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又曰
 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社席而關雎作

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
 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
 此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
 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
 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
 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
 為風化之首乎曹曰是時毛傳未行序文亦未出
 也異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窈窕反鳥了窈徒了淑女君子好逑

求音

毛曰興也朱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關關和聲也朱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

別孔曰郭璞云鵲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鵲好在江

揚雄許慎皆曰食魚陸疏云如鵲幽州人謂之鵲而

而不相狎故毛傳以鷹為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

未嘗見其居而正處者蓋其性然也按姜氏遺

書曰雉鳩擊鳥郭璞以鷹為擊者蓋其性然也按姜氏遺

○毛曰水中可居曰洲曹曰周地東窈窕幽間也

朱曰幽淑善述匹。朱曰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

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毛曰

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謹固幽深若雉鳩

之有別焉歐陽曰取其擊朱曰宮中之人於其始至

見其有幽間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謂彼關關然之

雉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

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若

其擊而有別也漢康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

其擊而有別也漢康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
 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
 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東萊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
 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
 之良正也惟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
 ○楊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人
 以興后妃之德須當想像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
 摯手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

聲為何則又想像河洲是何所在知何洲為幽間

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

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

會東萊曰關雎其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

荇菜發興至于雎鳩之和靜朱曰此詩序以為

后妃之德而四章竟不及其德如何但反覆歌詠

之而已豈其德之深遠純備有難以言語形狀而

指陳歟嗚呼此其所以為德之至也黃曰詩人之

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哀公荒淫怠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

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知雞鳴思段曰周之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有在也

興也以淑女其亡也以哲婦故以順為正者婦之

德而窈窕淑女所以美也。釋文曰述本亦作仇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苻紉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孔曰參差然不齊。毛曰苻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疏

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曰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苻菜或殷禮

也程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曰或左或右毛曰流求

也朱曰順水之寤覺寤寢也朱曰或寤或服思之

也朱曰服王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曰卧而不周

李曰輾轉反側朱曰服王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曰卧而不周

遇側者轉之留皆卧而不安席之意。程曰苻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張曰苻菜固興也然亦取其柔順芳潔可以薦神明之意朱

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苻菜則當左右

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

求之矣。東萊曰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

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

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知雞鳴思段曰周之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有在也

興也以淑女其亡也以哲婦故以順為正者婦之

德而窈窕淑女所以美也。釋文曰述本亦作仇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苻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輶哲善反轉反側

孔曰參差然不齊。毛曰苻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疏

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曰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苻菜或殷祀

也程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毛曰流求

也朱曰順水之流而取之也寤覺寐寢也朱曰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思之

也朱曰服猶懷也王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曰卧而不周

曰輶。李曰輶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

過側者轉之留皆卧而不安席之意。程曰苻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張曰苻菜固興也然亦取其柔順芳潔可以薦神明之意朱

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苻菜則當左右

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

求之矣。東萊曰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

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

悠哉輶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

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者也陳曰匹夫而以天下為憂樂者作關雎之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毛報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曰芼揮也董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先薑桂○蘇曰求得而采得而芼

之叙也凡詩鄭曰琴瑟在堂鐘鼓在庭

之叙也如管鼗鼓明琴瑟在上大射禮頌鐘在

以詠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大射禮頌鐘在

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樂

書曰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山之玉聲不遇五絃之

綠徽以麗水之金軫以為崑山之玉聲不遇五絃大

琴也孫登以一絃則聲或不備蔡邕以九絃則聲

始之十數也楊雄謂陶唐氏加二絃以會君臣之思

相譚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釋者蓋始於尚書而

曼竹於左氏國語是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耶

無七絃始豈為左氏者不知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耶

故七絃朱其絃分其音細以理考之樂聲不遇乎

五則五絃二十五絃然三於五聲為不足七於五

聲為三絃二亦惑於二樂器也古耶明堂位曰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也古耶明堂位曰大琴必

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荀卿曰鼓其樂之大者不陵

也鼓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故於鼓琴記

三言集前卷一 三四

在鼓堂上之樂衆矣。孔曰與之同志。故曰友。友者
 親愛之意。樂則和。平之極。東萊曰友亦樂也。朱
 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故曰友。朱
 曰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
 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娛樂之矣。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
 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全體也。不過其聲氣之和。有
 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不。過。其。聲。氣。之。和。有
 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詩者。姑即其詞。而玩其地
 以養心。焉則亦可。恨然。學詩者。姑即其詞。而玩其地
 獨厚於人。萬物皆備。於我。詩人所以情動於中。比
 興。生。之。有。感。於。風。雨。霜。露。雷。電。日。月。寒。暑。晝。夜。之

變山河草木之流峙。鳥獸蟲魚之飛動。未嘗不與
 喜。怒。哀。樂。相。通。者。有。此。身。則。備。此。理。也。况。天。地。人
 倫。之。大。經。同。得。於。地。之。繁。氣。有。偏。不。純。均。用。於。此。身
 者。哉。物。得。於。天。地。之。繁。氣。有。偏。不。純。均。用。於。此。身
 如。雌。鳩。之。擊。而。有。別。詩。人。則。取。其。幽。靜。和。鳴。之。意
 然。女。德。不。徒。取。其。靜。而。仁。順。而。正。也。故。琴。瑟。友。之
 所以養其本。然鼓之和平者。而與夫。人皆。有。房。中。之
 樂。不。可。極。鐘。鼓。有。時。而。用。而。琴。瑟。則。常。在。焉。其
 為。養。德。性。而。導。和。平。者。微。矣。暗。室。之。坐。難。於。終。日
 飽。食。之。餘。無。所。用。心。亦。難。矣。哉。是以。君。子。無。故。必
 友。琴。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

章八句陸曰五章鄭氏所分故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漸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

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楊曰在父母家謂歸寧之時也言后

妃歸寧之時志猶如此不然驕奢淫泆雖曰歸寧

不足富貴之安父母也張曰葛蔓之事亦常德耳豈有

嫁於富貴之家而以富貴驕其父母乎聖人未嘗

為高絕之行但世人之行自卑故視聖人之事以

為高耳若天道則惟聖人知之他人東萊曰關雎

有所不知也然所行亦常道而已耳

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昌謂本葛

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

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

殊不知是詩皆迹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

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

灌木其鳴喈喈

毛曰興也葛所以為締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王曰

以麻象為正葛乃餘事志於覃延施移也孔曰言

去其根也曹曰葛中谷谷中也孔曰中谷谷中倒

多皆然而移於中谷中谷中也其言者古之人語

詩集解卷之六 三

詩集解卷之六

黃鷺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啾啾和聲

之遠聞也。朱曰初夏時也。歐陽曰后妃見葛

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陳曰女功興故念自此始矣

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胡郭反為絺

恥知反為綌去送反服之無斃音亦

毛曰莫莫成就貌獲者也精曰絺麤曰綌段曰精者為絺

鹿醜者為綌因葛材之剛柔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為之也其綜理精密如此

玄纁公侯夫人絃紼鄉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

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孔曰貴者所

以下各衣其夫為多故庶士

乃布之材而毛傳自王后織玄纁而下云云東萊

實取之按朝服維裳以紼布為之而加繡焉若絃

也故孔氏曰傳引此者以明張曰秋時也。陳曰

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斃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

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朱曰於是治以為布而服

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受之雖極垢弊而不段曰服絺綌之葛而未嘗有厭心者必孝弟豈樂

必自累於嗜慾而犯上陵長矣故下章始言及尊敬師傅之事

言告師代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漣戶管我衣害戶

反漣害否歸寧父母

蘇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毛曰言毛曰師

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先嫁三月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曹曰古

子室於宮中女子十年不出婦教婉婉聽從執麻

起酒漿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

為之昏禮曰姆纒笄緇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

十無子出而無子而嫁者鄭曰女

師之姆必是無子而嫁者鄭曰立師傳以詔之故左傳

謂傳母不在汙煩也鄭曰猶按王曰治汙謂之

亂治荒謂之荒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

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曹

孔氏以周禮言之謂鞠衣展衣祿衣純色可漣禕

衣闕狄刻繒而畫以五采不可漣然商時之制恐

未出於情性而康成謂衣為禕以下至祿衣取

采菅傳曰薄辭也朱曰猶少也王曰薄於汙取

異鄭曰漣謂濯之耳曹曰若禮服直漣濯之而已毛

曰害何也。曹曰締綌既成則感念疇昔因思其
 父母而欲歸寧焉。朱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
 未澣乎。澣與否為一澣猶不輕也段曰私者汗衣者澣又有
 寧父母矣寧安也謂問安也。姜曰本性本也此
 詩妙處全在吟詠后妃情性之懿發於自然說者
 執着文辭求諸寔迹便謂本其在父母家設若如
 此是亦常事今但詠之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
 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時此景
 后妃何不別生意緒便直思念女功之事乎。曹曰此正

春物喧淑人樂遊嬉之時及其葉漸密莫莫而盛也而后妃獨念及於女功
 此意不移又直思念可以刈獲而為締綌可以服
 用而無厭斁乎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又不思及他
 事而思念其親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又不思以富貴而求悅其親但欲以儉約
 而歸寧耳吟詠詩人之辭而深見后妃之情性自
 然如此故序詩者以本字斷之則以見其天性之
 美也。張曰余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
 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

織紵之功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
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
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
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吾以為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
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夫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紵之事則心之不存焉者寡
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
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

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
興乎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
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大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
之母則大任妃則大妣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
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大
王文王之德可知也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
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詩人刺之
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
紵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

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反勉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張詩曰

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東萊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張曰志而已非有與乎其事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此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

輶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

乎張曰夫使后妃而無險諂私語之心不萌焉凡人之過必有

是心乃有是事能止絕之於其本則固已可尚然

未若消磨於心之為愈也難然其本則在於人君

端其一心以剛健為德凡所賞罰一本於天下之

公理而無私慾之牽焉則凡所謂險諂私語者皆

將坐消於冥冥之中矣余謂后妃無險

諂私語之心足以見君子儀刑之德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反戶康

毛曰憂者之興也。朱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曰

卷耳苓耳也孔曰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疏

可為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懷思寘

也。鄭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孔曰由

有所念不在於此以興后妃志欲君子官賢賞勞

故歐陽氏以為取喻言以卷耳采之難得亦如賢

而難得也。蘇曰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

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呂曰酒醴婦

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

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姜曰自其采卷耳

頃筐而其心之所思已念賢者賢者不當使之遠

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

大道也大東之詩曰桃桃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

也朱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

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

陟彼崔嵬崔嵬五我馬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永懷謂

毛曰陟升崔嵬土山戴石也病能升高之病姑

且孔曰言且者或當更有賞賜也君黃金

罍孔曰毛氏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

名罍黃金歸尊大一石金篩龜日蓋刻為雲雷之象

也雲雷故也永長也。東萊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

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

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觥古橫維以

不永傷

毛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朱曰變色也兕觥光

角散之外別有觥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特牲云二爵二

圖云觥大容七升知觥必以罰者間脊掌其比觥

捷罰之事小昏亦云觥不犯矣凡饗與燕俱有之

七月明酒斯饗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寧

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觥是燕

有觥矣饗與燕皆有旅酬恐其失禮故自罰之亦以為樂也卿飲無觥者主於行禮也曹曰旅酬心庶幾不至於長憂思而傷閔也張曰傷則憂之至者凡詩之賦每更一章則辭愈深焉鄭曰此章為意不盡

申態

陟彼砠七餘矣我馬瘠矣我僕痛音矣云何吁矣

毛曰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痛亦病。鄭曰僕馬

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曰極

言其勤勞嗟歎之狀以為至是非飲酒所能釋矣

曹曰燕饗不足以酬之也故付之嗟歎而已蓋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

無窮矣之辭也。呂曰極言其勤勞之情而不言

勞者以勞為不足故至於吁嗟則其情愈深矣張曰

反覆叙其勤勞所以見憂勤之至。段曰此辭發於閨門夫婦之間所以輔成君子休羣臣之志微矣

張曰原后妃之志如此則其君子之念其臣下

可知矣其在宮闈之間思念如此則其相與不為

宴安佚樂之事又可知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楊曰婦人無嫉妬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妬之

心則性之也鄭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益故

以膠木沉之木之膠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

南有膠居求反木葛力軌反葛力追反之樂只君子福履

綏之

毛曰興也南南土也曹曰南方多喬木禹木下曲

曰膠。孔曰葛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一名

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朱曰纍猶繫也。

毛曰履祿綏安也。鄭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

葛得纍而葛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則眾妾

上附事之。張曰室家既和故君子無所憂患黃

此文王難難在宮時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

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

庸言其無憂此東萊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

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

至於亡國則膠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

歎乎楊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后妃逮下

言當天意榮陽公曰膠木葛纍但取其下曲則葛

而受福也葛得以纍之不取其木得以自蔽也鹿鳴食苹但

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嚮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曰荒奄也呂曰荒鄭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曰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張曰言若螽斯為句言如螽斯多子孫也推其本

則由於不妬忌而已故以繼樛木之後。朱曰螽

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

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

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中詵兮宜爾子孫振音振兮

毛曰螽斯蚣蝑也孔曰陸機疏曰蝗類七月云斯

股相切作聲。蘇曰陳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

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曰詵詵

衆多也王曰言其陳曰宜爾者歸其自於后妃也

曹曰文王子孫衆多難曰受天之祐亦由太姒不

妃之不好忌其杜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冬蝻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曰薨薨衆多也王曰言其飛之衆朱曰羣飛聲也

絕貌

蝻斯羽揖反側立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反直立蟄兮

毛曰揖揖會聚貌王曰言其聚之衆蟄蟄和集也段曰衆聚非和

不能古人精察物理如此呂曰蝻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

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陳曰和集則

併及其德性矣夫子孫之多固可喜而德性之善

為尤可喜周家閨閫之和氣盛者其氣稟則然也

貧兒富子自其少時氣習固自不侔也段曰前曰

繩歸其自於爾后妃可也曰蟄蟄而和集則併及

其情性矣亦歸其自於爾不徒美其生育之衆多

而其子孫溫厚和平易直子諒之氣習有自來矣

比古人之所以成就其子孫於侍履之間者也凡家

人婦子之與居朋友之與學其善歟則子弟之

良心有存焉不存焉寡矣其不善歟則子弟之良

難有存焉不存焉寡矣其不善歟則子弟之良心

蝻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反於驕后妃之所致也不好忌則男女以正昏姻

詩集解卷一

四七

以時國無鰥民也

楊曰后妃所致如此非政事所能及也此之謂風

化段曰月令命田官以舍於郊而周官於稼器之

之風雖婦人亦力於田畝則風化矣媒代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而闕之嫁娶不時者則有罪此所謂

政事也后妃不妬忌於深宮而天下之男女正焉

則風化矣王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

也致王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

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

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張曰乖爭

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昏姻

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曹曰男女以正謂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也昏姻以時謂霜降以後冰

泮以前也。姜曰大抵二南之詩前後貫通關雎

葛覃卷耳三篇乃餘詩根本自樛木以下皆自此

三篇而出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宜子孫自身以及

家也至於桃夭之室家得其宜免置之武夫盡其

節芣苢之婦人適其性皆自家以及國其効益遠

而莫測其所致之由莫之致而至焉人所不識也

也后妃之美也蓋一家之治后妃之所及也一國
 之治宜若非所及也若非所及而實始於后妃所
 以推本而序也過此以往則不止於一國之事道
 被于南國化行乎汝墳自國而達之天下其效益
 遠而其事益大至此則非后妃之所能專美故再
 變其例曰德廣所及也道化行也而不專繫於后
 妃雖然原始要終端本於關雎而已於是以麟趾
 終焉而斷之曰關雎之應也所應非但麟趾特以
 末篇總之耳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曰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張曰此詩興也然興之

興則謂之王曰夭夭少好貌。毛曰灼灼華之盛

興而已朱曰木少則花盛桃之有花正昏之子嫁子也于

姻之時也月令仲春令會男女往也。李曰婦人謂嫁曰歸。朱曰宜者和順之

意。東萊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

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葉非有他義

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之夭夭有蕢淨雲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曰菁實貌朱曰實家室猶室家也。朱曰互文

以協韻耳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曹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

取其順而正也至於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

之其為道也必正矣陳曰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

銳之士不聖於日節又曰宜其家之順非難於婦道輕

難。黃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之命媒妁之言則

父。母。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

出。表。而。之。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

後。可。以。教。國。人。則。知。且。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張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

妃之化盖和平之風至于使兔置之人亦興其好

德之彞性則固有不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

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段曰男女昏姻是齊家當

可歸諸后妃若乃免置之人好德殆所謂無為而成者矣故所以特謂之化曰化則油然而被冒非可求端也

肅肅兔置極之丁陟耕反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曰肅肅嚴整貌。毛曰兔置兔罟也。孔曰兔

路張置以捕之也丁丁極杙聲。曹曰極杙也赳赳武貌干

扞也。孔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

守如城然。朱曰言聞此極杙之聲而視其人則

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化行俗美雖置兔之

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足以見賢人之衆多

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

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

追王後所作耳。黃曰詩人之辭最簡直欲形容賢

謂若此可以為此也亦非謂即此可以喻此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曰逵九逵之道。朱曰仇與逌同。儀衡引詩關

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也則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曰中林林中。王曰中林人莫之間見也欲朱曰

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姜曰
要之赳赳武夫可以得其力而難以得其心今以
其赳赳之勇為公侯腹心之用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音首音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張曰后妃和平則妾御樂有子楊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

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然則風化之本不越乎

先王閨門之內性情之際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曰采采非一采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

任焉孔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曰其子可治婦人產難。

曹曰說文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且子其說出于王會圖蓋羗戎所獻與中國異也

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也。朱曰言采之又曰有之

言掇之又曰捋之言結之又曰禴之雖不廣譬曲

喻而周旋一物之間已盡人之情矣。楊曰天下

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

他辭也。朱曰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

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呂曰六章皆

言采者之情狀以見其所以樂也陳曰惟恐得之寡而用之易盡

也。曹曰言其采之無斁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曰掇拾將取也朱曰將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禴戶結反之

毛曰結執社也扱社曰禴其社也禴以衣貯之而執

扱其社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黃曰居周南因漢水以起興亦猶鄭以溱洧名篇

陳以宛丘名篇也。李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

冢山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江水出茂

州汶山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 朱曰江漢之俗

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曹曰子思曰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

圭瓚鉅鬯之賜文王繼父為伯又使兼治南國江

漢汝旁之諸侯江漢去岐豐遠矣非德廣焉能及

之黃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張曰以
 紂之世禮義陵遲文王在岐周而遠至於汝墳
 以及乎江漢其風化如此之美夫以周之盛時洛
 邑如此之近號為別都而其俗未能盡革既歷三
 紀然後世變風移為則惡習之所染也王曰化民
 如此可不畏哉是以君子謹其所處也
 而至於男女無思犯禮則其誥教之所能令刑誅
 之所能禁者蓋可知矣然則化人者不能感通其
 精神變易其志慮未可以言至也又曰漢廣言文
 王之德汝墳言文王之化前此未嘗言文王而於
 此言之者歸成焉耳蓋陰作成物而陽以成歲為
 名天之道也。段曰曰德曰道曰化初無異義自

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
 則謂之化被有被覆之義如元氣之上際下蟠也
 然元氣之翕張卒不可見惟於萬物敷榮之處驗
 之猶詩人因江漢之游女而後得以驗美化之行
 也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泛論文王教化之大本
 也曰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指論一時教化之明效
 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曰興也朱曰興而比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孔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

字俱作思但末見如此潛行為泳永長方澍也

之字本不敢輒改之耳曰程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

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

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

。孔曰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乃有游女

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

執筮行饋曹曰漢上游女非貴族之深居者然猶

不可犯而況其處者乎若衛風之靜女

貴族也所當深居者然猶俟我於城隅而況其游

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舉其所輕於刺

舉其所重蓋互朱曰其幽間貞靜之女見者自無

以相發明也

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又曰非必遂有求之

間貞靜之極逆知其非求之可得歐陽曰末乃陳

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

耳黃曰凡曰思者固是語辭然亦當隨其篇意求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曰翹翹秀起貌。毛曰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

上曰馬。孔曰學記注以楚為荆。朱曰之子指

游女也。秣飼也。張曰刈楚刈蕒以秣之子之馬

也。鄭曰秣馬欲致禮餼也。朱曰以錯薪起興而欲

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

則敬之深。段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受

夫刈蕒秣馬起受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

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

不可者加乎其身充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

其禮易簣之心也終必俟於致禮焉可謂閑邪存

矣。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曰蕒草中之翹翹然。孔曰蕒蕒蒿也江東用

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毛曰五尺以上

曰駒。朱曰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汝墳道仇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李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縣入淮

周南之水也。孔曰汝墳之國皆以汝墳之涯表

三詩集解卷之五

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
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
也。黃曰猶勉云者勉以正疑非婦人之所能而
今亦能也如曰猶婦道猶惡無禮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如調張留飢

毛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曰謂崖枝曰條

幹曰枚惄飢意調朝也。程曰君子從役於外婦

人為樵薪之事。歐曰念君子之勤勞思之欲見

如飢者思食爾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程曰

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也

。段曰昔之別也見有遵汝墳而伐條枚者矣日

望之而未歸今又有伐其肄則踰年矣其托興全

在於枚與肄之二句以見其久耳

魴符方魚反頰勅頁尾王室如燬燬音雖則如燬燬音父母孔

適

陸疏曰魴魚今伊洛濟頰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

少力細魚之美者。毛曰赭赤也。魚勞則尾赤。曰
鯉魚尾赤。魚尾白。燬火也。王曰父母指文王
 也。毛曰孔甚邇也。鄭曰王室如燬畏王室
 之酷烈是時紂存。朱曰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曹曰姜里之執身瀕
夏患於是改連山歸藏之制而以乾故汝墳之人
坤為首專欲明君臣上下之正道
 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
 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
 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

矣此雖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
 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暱之私則其德
 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張曰勞苦之極從而
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
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于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
為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段曰商民猶知夏
維宗社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之為正夏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湯與文王之心
 可見矣。黃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而不以一毫之
魚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
紂之深於痛定之餘安其酷於無可奈
何而寄其心於文王樂以忘憂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姜曰不歸之后妃夫人而歸之二詩之應以見其
非人力也天理而已。張曰感應者天理之常然
惟知道者識其酬酢往來之所以然也。段曰關
雎之化行非行關雎之化也。鄭曰衰世當文王
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
也。陳曰如上古風俗醇厚有麟之時。曹曰尚書
中侯曰黃帝題象麒麟在囿唐傳曰堯時麒麟

在郊叢子曰唐虞麟鳳游於田所
謂麟趾之時其謂黃帝堯舜之世乎。朱曰麟
仁獸上古極治之時蓋嘗見於郊叢紂之衰世不

復有矣然關雎之化行於周南則其公子振振信

厚蓋有麟之德焉。黃曰黃太史曰麟有趾而不踞
仁哉麟哉麟有文而不詭詩人以

麟哉麟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此說得之詩人以
為公子至難化也衰世之公子尤難化也貴不與
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以公子而
乃能信厚故託麟以為喻作序者以為欲觀關雎
之化觀於公子信厚之時其文自曉然

麟之趾振音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曰趾足也

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程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朱曰言故嗟歎之言公子如此非特似之是乃麟也何心膺身牛尾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都倭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曹曰左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孫傳

姓者也族受氏者也先公子而後公姓以至公族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曰公族公同祖也。朱

曰按此卷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

言也曹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

德惠之及人皆指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

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文王修身齊家之效也至於

桃夭兔置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

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

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

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夫其

所以至此者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集解卷第一

毛詩集解卷第二

召南

說已見周南。朱曰召地名扶風縣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楊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刑於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

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
 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
 則二南之詩周公作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朱曰
 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
 而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
 人歌詠以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
 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于所指之
 人故序詩者特曰夫如是德曹曰文王繼王季而
 而已後言大夫妻者做此有國安得謂之積行累功以致爵位當是大王王
 季起家而居有之當是太姜太任故以其詩屬之

召南列于周南之次猶大雅首叙文王作周之詩
 而後以緜序文王之興以旱麓生民序先祖積累
 之功也然其終也標有梅野有死麕諸詩序又言
 被文王之化蓋文王始因大王王季之所以教推
 而行之至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然後乃歸成
 焉王道成則風變而為雅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曰鳩鳴鳩結鞠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孔曰結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歐陽曰今所謂布
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

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
 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
 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居之猶桃蟲及鳥亦
 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巢鳩居但以為維
 能成巢維鳩能居巢善營而鳩善守也惟國君
 能積行累功故能致爵位惟賢女百兩百束也
 有夫二人之德故可以配乎國君賢女百兩百束
 故稱兩輪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束。鄭

曰御迎也。東萊曰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此夫

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榮
 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
 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
 張曰惟其專靜均壹能端然。既曰婦人無攸遂雖
 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既曰婦人無攸遂雖

拙何害婦人之德貴乎靜正惟其有從一之志而
 無取乎能為之巧惟其能循法度而不貴其自出
 法度惟其能不失職而不法其自出。法度惟其能
 欲法自。己出則必變亂家法自能其能不失職
 分。侵。男。子。之。事。非。天。下。之。常。也。六。五。曰。婦。人。之。
 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人。所。以
 有。感。于。鳩。居。鵲。巢。其。意。亦。微。矣。哉。

維鵲有巢惟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曰方有之也。蘇曰將送也。鄭曰家人送之良人

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禮矣王姬之車
 天子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
 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所乘
 之車也在百兩將之中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曰盈滿也鄭曰滿者言衆。朱曰成其禮也

曹曰成其為夫人之尊也又曰咏咏鵲巢一詩蓋

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言

詩人欲以琴瑟友之欲以鍾鼓樂之則后妃之德

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夫之德而但言詩人以

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

聖人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

意深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

陸草也然采之必於池沼渚也

沚山澗之中者就以潔之也

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豆實祭統曰夫

有事於太廟大事于太廟是也

予以采芣于澗之中予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曹曰莊二十三年冊威

方中作於楚宮箋

被反皮音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云楚宮謂宗廟也

毛曰被首飾也孔曰被者少牢云追師掌為編次此周

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鬢以牢云被楊纒等工有

次而已曹曰按周官內司服掌王之展衣朝服及

見賓客之服首則服副鞞衣告桑之服展衣朝服及

首則服次髮髻即次也非祭服所用侯伯夫人雖

自禴翟以下亦不當以次為祭服也孔穎達知其

不可復為之說曰被之儀僮僮為祭前在事之儀

被之禘禘祭畢去事之儀元僮不及正祭之服理

豈得安按此制夫人在商時

不當以周之制禮為正也

之貌夙早也

朱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禘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鄭曰還歸自廟還燕寢

也朱曰祭之日及祭之夜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然不欲遽去受敬之無已也陳曰在公則竦敬

還歸則舒遲其禮容中節如此張曰僮僮竦而敬

不獨賦其在公之時而復賦其還歸之際蓋於是

人情易以懈急惟平時一于敬故於此亦不失也

攝齊升堂鞠躬始不敬但稍和易也

曰國君夫人采芻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在公則僮

僮而敬將歸則禘禘而和此豈勉強所能至乎作

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

夫人之德言之與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奉祭祀

也

也

也

也

必若采蘩之夫人而後可左傳言可以薦鬼神可
 以羞王公此詩言可以奉祭祀皆有深意學者當
 自求之。姜曰鵲巢言德如鳴鳩不能自營則宜
 若樸拙而無能者及觀采蘩於沼沚而用之於公
 侯之事在公則僮僮其敬有肅肅在廟之意還歸
 則祁祁其和有難難在宮之意然後知鵲巢之德
 如鳴鳩非果拙也無為其所不為是以能奉宗廟
 而不失其職之所當然者乃前日拙誠所致也。
 朱曰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

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芻覃也宮即記所謂宮桑
 蠶室也公亦即所謂公桑也事蓋蠶蟲事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
 故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曰釋蟲云草蟲負蠶郭璞曰

常羊也陸云小大趨趨躍也阜螽螿也孔曰釋蟲

也李巡曰蝗子也歐陽曰按爾雅阜螽謂之螿草

曰草蟲仲仲猶衝衝也止辭也覲遇也降下也。

鄭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曰召南之大夫

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

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

全而見之也毛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

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

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

養廉恥也。姜曰其戒懼之意如此或曰汙俗之

漸華乎不然男子役而婦人獨居亦常事耳况為

大夫之妻而惴惴然僅免于濫何足云者鄉射

食饗之樂歌三篇含草蟲而取采蘋蓋謂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亦既

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

毛曰薇蠶也惓惓憂也。朱曰非必大夫妻親出

采薇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曰婦人見時物之變

新感其君子。張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

正也曹曰此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毛曰薇菜也孔曰山菜也莖葉似小豆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東萊曰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歛舒焉。又曰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曰蘋大萍也孔曰郭璞曰今水上浮萍濱厓也藻聚藻也行

潦流潦也陸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

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王曰采蘋必於南

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

常處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

釜

毛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劉曰言其

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季女

毛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奠於牖下孔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

曹曰牖在戶西則宗廟室之尸主齊敬也曹曰齊

致其精明之德也禮曰將祭之日君致齊於外夫

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

也少女微主也劉曰大夫之妻也。王曰宗室牖下言其

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

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

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

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

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

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

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

事云爾朱曰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有

宜哉○善曰以季女稱大夫妻取其大質未散猶

孟姜孟庸孟弋孟則長矣長者然則季者可知此

詩言有齊季女季者齊則長可知也告往知來始

可與言詩。陳曰漢霍光宿衛二十餘年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觀大夫之妻能循法度當如光之所謂不失尺寸者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反時照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毛曰召伯姬姓食采於召釋文曰召康公奭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燕在周

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孔安國及鄭皆云

六國無燕未知士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昭十

時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

也段曰此詩陳文王初變商俗之事而詩之作則在武王之時。蘇曰詩稱召伯思之者之詞也

。曹曰繫之周公則自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

也故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

為助其服周之化久矣。段曰諸侯之風言先王

之所以教而周南不言教不稱婦職不說制度從

政之言豈非心術念慮之微乃法度政教之本原

乎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蒲昌反

曹曰蔽芾蔭翳茂盛貌。毛曰甘棠杜也孔曰今之杜梨

白為棠赤為杜。朱曰剪其枝葉伐其條幹。鄭

曰芟草舍也。孔曰周禮仲春教芟舍注云舍草止

舍。朱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王曰召伯觀省

風俗或芟甘棠之下以受民訟。曹曰因其蔭翳

茂盛而舍其下。左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曰

存之時態息此甘棠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

伐此棠蓋觀其物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

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伯不重煩勞。李曰此豈

有刑法驅之使然哉於棠且然則奉其教者何如

也。姜曰大凡居人上者必其心之傲虐也往往

識度不弘修飾邊幅儼然尊大扞格而不相接雖

有善教何自而能明召伯以侯伯之尊平易近民

悠然田里屬其民而教詔之莫不曲盡其情人心

浹洽自然難忘於所芟以思其簡易於所憇以思

其綢繆於所說以思其循循善誘之意皆由平易

近民而人情浹洽也豈必有以結民哉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起例反

朱曰敗折也。毛曰憩息也。朱曰勿敗則非特

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斨召伯所說本作

王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曰施士巧曰拜如人之拜

折。毛曰說舍也。黃曰一篇大抵形容斯民思

召伯之深而受其所舍之木非受其木也受其人

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朱曰召南之風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

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是時當文王與紂之事文

王之教既興則紂之舊俗微矣故其女子能有正

信自愛之心然以其未純也故猶未免有疆暴侵

陵之患必待獄訟之明而後察與夫漢廣異矣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正靜端莊之德感人心于無

競遠耻辱于動容貌之中其視自求伸于獄訟者

為如何要之周南固無是詩而騶虞純被之後召

南亦不宜有是詩也此詩皆女自訴之辭或曰詩

召伯之歟。姜曰偶是女子得理故作是詩以稱

厭

曰江漢之男子幾不自克于非禮之私而行露之
正女乃斷然自辨于強暴之訟也如此要之男女
有剛柔之異體剛者動常多體柔者靜常多動常
多不剝則不復靜常多剝即得復矣動者難返靜
者易復鐘聲一也靜者知之而躁者不知也
知靜遠于本而過于動者必遠于本也
反於葉 浥 反於及 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曰厭浥濕意行道也。鄭曰夙早也。左傳注
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
行必有汙辱。朱曰女子自述已志曰道間之路
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
敢耳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

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陳曰正女保身雖衣

以疆暴而逼我。黃曰此正女述其平日自愛之
意淫奔之詩曰無感我帨兮恐其汚我之帨此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心也而其。段曰剛特不
拒非禮之意則甚和平而婉曲矣。
移之節終期自信而不誣蓋惟先有以明人心之
正信而聽訟之明則其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陸曰雀有味而無角

東漢注云角謂觜

。毛曰速

召獄埵也

孔曰鄭駁異義曰埵者因證于埵核之處

。鄭曰人皆謂雀

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
 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
 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
 侵陵朱曰無室家之道而致我物與事有似而非
 者曹曰疑似之間所以致訟。室家不足謂媒妁
 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段曰室家之道但曰
 矣此其所以。朱曰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
 疑似當辨也。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
 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陸曰鼠有齒而無牙。
 不以。毛曰墉墻也。朱曰言汝雖能致我於訟

然求其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
 矣。又曰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
 明也。黃曰或問曰當文王之時關雎鵲巢之化
 行而猶有彊暴之男淫奔之風何也曰當是時周
 家正信之教方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

陽來復之時陽雖有將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
遜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至
于王道之盛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孔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又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人能片言折獄則巧辨者無所
施其姦木訥者得以盡其辭然能聽訟而未能使
之無訟則亦未足為風化之至故自大車之序觀
之則行露之詩固已為召伯盛德之事自虞芮質
成文王蹶生之詩觀之則召伯之聽訟又不若文

王之使無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張曰羔羊既言鵲巢之功致又言化文王之政國
君之夫人以被文王之化故能成鵲巢之德召南
之大夫以被鵲巢之化故有羔羊之德。朱曰衣
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曰
後世不遠遂至牽合鵲巢之功為文王之功多為
飾說以求合序詩之文又以素絲五紵為裘不

易但加維為以合節儉之語夫詩序本為後人說
 詩後人反或以詩既序每每遷就而求合焉其於
 詩也遠矣大凡詩人之詞簡易平直而意則獨至
 惟能以平易讀之不為遷就吟咏風人之意則語
 在日食自公亦無可稱之善又無可述之功衣羔
 蛇退食自公亦無可稱之善又無可述之功衣羔
 羊五純之裘委蛇退食其賢自見鵲巢之功可想
 而見矣此所以有風人之妙思非後世刻畫之比
 節儉正直哉。呂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或曰
 何足言哉。猶言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曹曰若以正直
 後服羔裘為正則古者狐白裘狐青裘狐黃裘
 麕裘貉裘狸裘其制不一又可盡為之說哉。○
 段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政亦烏可廢者而文王則
 非徒政之謂也精神心術在其中矣於文王之政

之中識其精神心術之運始之以檢押防範而卒
 自悟于聲色之外焉是之謂化文王之政克之則
 為聖賢可也何但節儉正直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

蛇

毛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孔曰鄭注周禮司服

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黑裘緇衣以楊之
 鄭注論語云諸侯視朝之服也曹曰士冠禮云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玄冠委貌冠也朝服十
 五升布衣也鞞與裳同色故素裳則素鞞衣與冠
 同色故玄冠也則朝服之正色亦玄也朝服既玄故
 用黑羔裘而以緇布為衣以楊之其上乃加朝服

。鄭曰自公退食猶言退食自公

羔羊之絳

符龍反

素絲五總

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曰維言維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曰朝

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

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

音隱

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

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曹曰召南以上公而為伯故其屬有大夫。孔

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類也注云伯輿王卿士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朱曰輿也。毛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

也違去也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曰如鸛鳴婦

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曰何斯斯此

人也違斯斯此所也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

暇乎

黃曰何至此而復違於此乎何其不敢違暇而少息也

歸哉歸哉冀早

畢事而還歸也閑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段曰歸哉歸哉思之深長言則婉矣。呂曰此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謹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後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曰處居也。曹曰自陽而至於側自側而至於

下言其役之愈遠而不已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

婢小反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范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

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

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

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

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

東山言嫁娶之侯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

觀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曹曰有昏
 姻之時有男女之時霜降以後水泮以前昏姻之
 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男女之時也。朱曰述
 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賤矣行
 露死腐於漢廣亦然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曰興也標落也。朱曰梅木名。鄭曰庶衆迨
 及。毛曰梅尚在樹者七分曹曰所落者。朱曰吉
 卜而得吉也。曹曰男家自細采問名之後乃卜之
 於廟俟得吉卜然後納吉納聘至請

期夫家又卜焉必得吉。歐陽曰興物之盛時不
 日然後使使者往告之。可父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曹曰此詩毛傳
 之衰鄭箋以梅落興時之衰竊求詩人之意毛傳
 是矣鄭惟誤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故其說每失之
 孔穎達釋鄭意謂梅實未落十分在木即仲春之
 月也既以仲春為昏姻之時則其落尚少謂孟夏
 衰在木者七其落尚少謂孟夏也。在木者三其
 盛多謂仲夏也。頃筐壁之十分皆落謂季夏也。此
 康成所謂時也。然晉綢繆乃國亂而昏姻不得其
 時之詩一章曰三星在天康成以為三月之末四
 月之末五月中三章曰三星在戶康成以為五月
 月之中其所序時節大抵與標有梅相類而在標
 有梅則為得昏姻之時在細繆則為失昏姻之時
 何以為。朱曰此一時也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曰在者三也曹曰所落已十之七今急辭也。蘇曰失今

則過矣。朱曰此又一時也段曰其汲汲于保情性求復于禮之心乎

標有梅頃音筐墜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曰墜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曰謂者相語也

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朱曰此又一時也。東

萊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

治者耶。蘇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

詩及中谷有蕕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膠木蠹

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其說則迂

雜而不當矣。段曰行露已速於獄而猶断断乎

其自辨標梅惜時之過而汲汲乎猶恐失之充行

露之心則標梅之心見矣。陳曰此詩每章愈急

何也皆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於自檢情

實一開矣暇顧禮故昏姻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

節行未破之先學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志慮未

分之日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孔曰：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段曰：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女，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宮閭之政，天叙所存，王者起居寢處之叙，天極行焉。故晦日，坤與乾會，望日，乾與坤對，天位太極而統動靜，流通變化，不可方體。非地所得，拍也。地以方正順承而已，故自夫人以至御。○呂曰：夫人妾皆有所當，夕之時而為配合之義。

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張曰：不妬忌者，夫人之行，知命之不可踰者，為妾之道，所當然，此皆率其天理也。姜曰：小星言惠及下，江有汜言美媵，既言惠及下矣，安得不以其媵備數者乎？蓋小星為夫人而作故，先述惠及下之意，而後及媵妾之安分，江有汜為美媵而作故，先言上下之分，而後及和樂之情。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曰：輿也。毛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也。三心五喙，四時更見。鄭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喙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曰：心實三星五

詩經集解卷三

是星之口故謂之喙。朱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星之相應耳。黃曰小星喻衆妾三五喻夫人也。肅疾貌。舉燭至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徐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疾而夜行。宵夜征行也。鄭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孔曰晚始往及早則曰康成謂諸妾隨夫人以進御也。內則曰妾雖老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專夜安得與衆妾並進哉。朱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

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而起興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段曰近之而不敢不孫者必遠之而不敢怨者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反直留寔命不猶。

毛曰參伐也。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昴留也。孔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衾被也。裯被禮記玉藻注。

音厨今協猶字韻則其音義皆當從毛公耳。猶若。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被也。禮記玉藻注。日稠毛公以為禪被則音傳鄭以為床帳則。曹。

也。程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
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
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鄭曰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孔曰嫡謂妻也

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
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姪猶先媵是士有姪娣

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
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
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
人姪娣皆名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
女弟也娣尊姪卑。曹曰以序言之則先
嫁姪而後媵通而言之雖娣姪亦媵耳。陳曰

序言江沱之間蓋詩人因是國蓋有是事則指其

國之山川以明之江漢汝瀆終南之紀堂東門之

枋榆皆是也書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岐西

之地故詩人因其分流而為沱以起興。朱曰是

時沱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

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蘇曰不敢

怨而俟其悔耳夫不敢怨者乃是使人悔過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記欲求嫡之悔過而不敢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善原人情者也此。陳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黃曰天下豈有誠而不動之理哉人惟能誠於暫而不能誠於久未為一善而已先責人之不我報則其不能感於人動物也固宜江沱之媵妾愈勤而愈不其敢怨若將終身焉此非勉也誠也誠之所至天理之所感發夫安得不自悔乎此至誠悠久之效也舜處父子之難而益進其孝文王處君臣之難而益盡其忠皆此心也

江有記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曰興也決復入為記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而復還水所者曰記。

鄭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曰以之為

言用也東萊曰以如不使大。董曰江沱媵沱况

媵。程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待君也記水

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受其息

澤朱曰言江猶有記而之子之歸乃不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東萊曰與如暴虎馮

河吾不與也之與。程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潛。江為沱。孔曰皆大水分出別。

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

皆安復之。問多有此水也。東萊曰過如過從之。

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鄭曰嘯感口而出聲。嫡

既覺自悔而歌。朱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

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虺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

王風云條其歡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歡。皆悲嘆之

其福也。范曰痛忘也。東萊曰一章曰其後也。悔二

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

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鳥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

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鹿也。朱曰鹿。毛曰白

茅取潔清也。包裹懷思誘道也。鄭曰吉士使媒人

道之。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

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誣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行而尚名之以吉士。王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禮至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黃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死麕之肉人猶以其可食之故而包之以白茅之潔惟恐為物所汚况吉士可以誘懷春之女哉此深責男子之辭

林有樸

蒲木反

樸

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

徒尊反

束有女如玉

毛曰樸檉小木也。東萊曰以樸檉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毛曰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黃曰樸檉之薪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况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愛乎此深責女子之辭

舒而脫

勅外反

脫兮無感我帨

始銳反

兮無使尫也

吠廢符

毛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曰注云帨帛姑佩紉帨之巾雁狗也說文曰雁犬非禮相陵

則狗吠。鄭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朱曰此迹

女子惡無禮之辭言女姑舒徐毋徒動我之悅毋

徒驚我之犬示己心不動必不許也。朱曰毋動我

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自可以見於不言之表矣。姜曰此

篇詩辭難解未有的說皆由分章之誤又以反辭

作正說所以未通麇鹿固可食林木固可用至於

田野之間無故而忽有死麇人必惡之樸橄生於

林樾之下榛棘蕪穢人必荒而去之白茅至潔之

物其用可重矣古人所以寓精誠而將禮意也施

之包肉束薪已失其宜况又野死樸橄可賤而不

可貴也詩人以關雎興淑女以刈楚興擇妻則野

麇樸橄詩人所不取以之比淫女明矣故曰野有

死麇白茅包之不應白茅包死麇也有女懷春吉

士誘之不應吉士而誘懷春之女也言之未足故

二章又曰林有樸橄野有死鹿不惟死麇可賤而

樸橄死鹿亦可賤也又可以白茅而包束之乎。以下缺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
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其鈞維何維絲伊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曰伊維絡綸也。朱曰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

之合而為昏也。黃曰但言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宜相為偶如合絲以為綸也張曰言鈞如何必以

必以禮也。曹曰上以桃李為比亦

以桃李二物色相敵也言得其配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楊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朱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

徧自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王道成則風變而為雅矣此正風之所由始也歟。張曰麟趾關

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然則有二歟蓋麟趾之序

言公子之信厚則是在內者無不孚也騶虞之序言蒐田之以時則是在外者無不格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矣。朱曰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

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歟。張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

伯之類

彼茁

側劣反

者葭

音加

壹發五祀

百加反

于嗟乎騶虞

毛曰茁出也

朱曰生出壯盛之貌

葭蘆也

朱曰亦名葦

五祀曰祀

曹曰田獵本以除害耳豕生子最多而尤害苗稼故爾雅曰豕三豨二師一特以其生子常多故別其火者之名也大蜡迎虎為其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孔曰五祀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東萊曰獸之多

猶言中必疊雙也

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

物陸曰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東萊曰麟趾應感而非至故詩人以發興歟。段曰麟與騶虞之物豈非交物之有道人心和平物理安泰不猜於焉者耶。歐陽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

名虞者囿之司獸也

陳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朱曰觀

歐陳之說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曹曰射義曰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說者以一發五祀為得賢之多
 故樂官備非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名虞
 者囿之司獸也齊師亦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
 官夫司至于獸則官備可知此詩主言田獵事則
 誠騶虞之職也陳曰按騶虞非獸名見于賈誼
 之書時諸偽書未出所傳者真不應有義獸之說
 然以騶為囿名則亦不經見今書言騶虞多矣如
 七騶六騶蓋馬御澤虞山虞則掌山澤之官禮記
 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七騶歲駕周官山虞澤
 虞皆當田獵則致禽獸易亦有即鹿无虞之說則
 知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宜以多殺為心
 今也五而一取為故詩人曰于嗟乎騶虞而能如
 是乎李曰蓋言似騶虞之有仁心也亦如于嗟
 麟兮言公子如麟也歐陽之說以謂當毛詩未出
 之前說者未必以騶虞為獸考之以相如封禪文獸
 者囿騶虞之珍群則漢之時亦有以騶虞為獸者
 鄭曰記蓋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東萊曰反

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
 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

○東萊曰反

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

於萬物有道而息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

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

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朱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

其仁民之餘思可以及于庶類故春田之際草木
 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
 由勉強是真可謂之騶虞矣○段曰王道成而王

政達王政達而王業著大抵於山林藪澤之氣象

見之早麓行葦由庚崇丘諸詩可以想見當時穹

壤之間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曰蓬草名也一歲曰縱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四章一百七十七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





